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六十八

卷六十九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八百五十四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六十八

天子之孝

設諫官

太宗貞觀元年制諫官隨宰相入閤議事

尹起莘曰此貞觀致治之本也夫官以諫為名所言必本于公而宰相制天下事豈必盡能無失誠使諫官得隨事言之則不待命令既行而後救之于末流

矣

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内省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悟嚮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令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内省數延見問民間疾苦政事得失

上神采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上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弑世基等亦誅公輩宜以此為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

上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惟覩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

為何必擇才也房元齡等皆頓首謝

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小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四年敕百司詔敕未便者皆執奏

尹起莘曰後世人君有吝於改過者則曰業已授之不可改也後世人臣有喜于為佞者則曰此詔旨也不可違也夫人君吝于改過人臣喜于為佞則天下之事明知其非而冒理行之必至于蠹政害民而後已善哉太宗能有見于此是以惟理之從不拘已見凡未便之事雖詔敕已行皆許執奏是豈不足以彰無我之德哉

上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云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

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亦然帝王內藴神明外當淵默故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莅衆若位居尊極炫燿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深善其言

上謂執政曰朕嘗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已之所欲惡人違之茍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又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猶

宜將護偏遷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裔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甚一日唯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諍也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帝與侍臣論安危之本中書溫彥博曰伏願陛下常如貞觀初則善矣帝曰朕比來怠于為政乎魏徵曰貞觀之初陛下志在節儉求諫不倦比来營繕微多諫者頗有忤旨此其所以異耳帝拊掌大笑曰誠有是事

上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百司奏事常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況諫者拂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温嘗曰煬帝多猜忌臨朝對羣臣多不語朕則不然與羣臣相親如一體耳

八年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脩洛陽宫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宫中所化上怒謂房元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宫人皆無髪乃可其意耶欲

治其訕謗之罪魏徵諫曰賈誼當漢文帝時上書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自古上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陛下裁察上曰朕罪斯人則誰敢復言乃賜絹二十匹他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彊含容非曩時之豁如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

十一年魏徵上疏以為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時聞過必改少虧于曩日譴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

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且以隋之府庫倉廩户口甲兵之盛考之今日安得擬倫然隋以富彊動之而危我以寡弱靜之而安安危之理皎然在目昔隋之未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至禍將及身而尚未之悟也夫覽形莫如止水鑒敗莫如亡國伏願取鑒于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夫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

所易乎

十二年上問魏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往年則遠矣人心悅服則不逮也上曰何也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為憂故日新今以既治為安故不逮上曰今日所為亦何以異于往年耶對曰陛下初年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勉彊從之而猶有難色也

十三年夏旱詔五品以上言事魏徵上疏以為陛下志

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上深加奬歎云已列諸屏障朝夕瞻仰

十六年上問魏徵比来朝臣殊不論事何也對曰陛下虛心采納必有言者凡臣徇國者寡愛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耳

十八年上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

上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為之或云業已許之終不為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

臣按唐太宗之納諫也制諫官隨宰相入閤議事此真初政之首事而千古之良法也雖懸旙施板以求善言聞過失不是過矣宋臣曾鞏有言古之制善矣天子之所尊而聽者宰相也然接之有時不得數且久矣至于諫官出入言動相綴接早暮

相親未聞其當退也如此則事之得失早思之不待暮而以言可也暮思之不待越宿而以言可也不諭則極辯之可也屢進而陳之宜莫若此之詳且實也雖有庸人邪人不得間焉太宗之下此制在改元旬有五日之内也豈非知當務之為急哉其時中外之臣望其丰采聞其風聲皆當踴躍奮迅冀得一言之當以裨益于王躬之萬一仰贊于治忽之幾微雖芻蕘之賤亦將咏歌舞蹈于聖朝

之不諱欲獻其狂愚之誠而況侍從之臣相與朝
夕上下其議論者乎抑臣于太宗納諫之事録之
不厭其詳者誠以諸臣之因事進規其言具在考
古可以驗今以備觀覽如置諸臣于側也
明皇開元五年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羣臣對仗奏事初
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
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正衙奏事御史
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及許敬宗李義甫用事政

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于御坐前屏人密奏監察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宋璟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

臣按貞觀之制善矣諫官史官隨大臣入侍此當為萬世不易之良法開元初政能紹復舊事斯為至孝矣

明皇千秋節羣臣皆獻鏡張九齡以為以鏡自照見形

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亡之源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録上之上賜書褒美

李林甫欲蔽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召諸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璡嘗上書言事明日斥為下邽令自是諫争路絶矣

上欲廣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對策斥言其姦惡建言舉人多卑賤愚瞶

恐有俚言汚濁聖聽乃令郡縣長官精加試練灼然超絶者具名送省委尚書覆試御史中丞監之取名實相副者聞奏既而至者皆試以詩賦論遂無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賀野無遺賢

臣按開元之盛與貞觀並稱用一林甫遂成天寶之亂而數世不息無他壅蔽之奸甚而諫諍之路絶也及當播越之餘悔不用張九齡與太宗當挫敗之際惜魏徵之已死同轍也然而九齡之在開

元其諫行言聽則不如徵之在貞觀而貞觀之時其或奸邪有類于林甫者則能斥而去之此其始終理亂之所以異也善乎蘇軾有言士大夫砥礪名節正色立朝不務雷同以固禄位非獨人臣之私義乃天下國家所恃以安者也若名節一衰忠信不聞亂亡隨之捷如影響西漢之末敢言者惟王章朱雲二人章死章上封事忤王鳳死而雲廢雲上書斥張禹為佞臣成帝以雲廷辱師傅死罪不赦後意解得已然卒擯斥則公卿持禄保妻子

皆張禹孔光二人皆亂經義獻諛説以固禄位者事詳本傳之流耳故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才盗取神器如反掌唐開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同惟張九齡一人已忤旨罷相明皇不復聞其過以致禄山之亂治亂之機可不慎哉

代宗時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凡奏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仍以上旨諭百官曰比日諸司奏事煩多所言多讒毁故委長官宰相

先定其可否刑部尚書顏真卿上疏以為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陛下患羣臣之為讒何不察其言之虛實若所言果虛宜誅之果實宜賞之不務為此而使天下謂陛下厭聽覽之煩托此為辭以塞諫爭之路臣竊為陛下惜之太宗著門司式云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唐制侍御親兵及殿前兩司號曰三衛番上分為五仗帶刀捉仗立東西廊下）引奏無得關碍所以防壅蔽也天寶以後李林甫為相深疾言者道路

以目上意不下逮下情不上聞蒙蔽暗嗚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于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羣臣猶莫敢盡言況今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為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于今日也陛下倘不早悟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聞而恨之奏真卿誹謗乙未貶峽州別駕

臣按漢宣帝時魏相白去副封以奪霍氏之權今

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甚于副封也夫使宰相有過將孰得而論之耶肅宗即位之初已詔禁之矣何代宗之不能紹承先志而復踵斯獘哉真卿抗疏爭之是也

德宗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嚮日致亂由上下之情不通勸上接下從諫乃上疏其畧曰臣謂當今急務在于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

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于人心況乎當變故動揺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急也又曰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于中外意乖百辟又患于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于朝廷朝廷之誠不升于軒陛上澤閼于下布下情壅于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于其際真僞雜糅于其間聚怨囂囂騰謗籍籍欲無疑

阻可得乎哉疏奏旬日上無所施行亦不詰問贄又上疏其畧曰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為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生也又曰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于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于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約已而裕于人人必說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已人必怨而叛上矣

豈不謂之損乎又曰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又曰君臣意乖上下情隔故睿誠不布于羣物物情不達于睿聰軒陛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别延宰輔既殊師錫且異公言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為諱至于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

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上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它其失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衒歸過于朕以自取名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遽即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以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

次對人亦非倦于接納卿宜深悉此意贄以為人君臨下當以誠信為本諫者雖辭情鄙拙亦當優容以開言路若震之以威折之以辯則臣下何敢盡言乃復上疏其畧曰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不誠則心莫之保不信則言莫之行陛下所謂失于誠信以致患害者臣竊以斯言為過矣又曰臣聞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

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惟以改過為能不以無過為美蓋為人之行已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彌積又曰諫官不容自矜信非忠厚其于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又曰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它唯善

所在又曰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臣但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又曰為下者莫不願忠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于上上之情莫不求知于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

者何九獘不去故也所謂九獘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獘也諂諛顧望畏愞此三者臣下之獘也上好勝必甘于佞亂上恥過必忌于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愞者避辠

而情理之說不中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宫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于下則人惑下情不通于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已然又曰昔趙武吶吶若不能出之口也而為晉

賢臣絳侯木訥而為漢元輔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漏泄彰我之能從是則人君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采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之有不切天下

之有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上頗采用其言

臣按人主當定亂之後而審致亂之自猶治病之後而思致病之由也德宗奉天之厄其為致亂者非一然以病喻之則凡百皆客症也兼症也上下之情不通斯其本症而已矣陸贄之言接下從諫必驗之方也九弊原病之案也恥過遂非而惡諫官之不能慎密德宗諱疾忌醫也若夫楊炎盧杞之流執烏喙鴆毒下咽立斃之藥以勸人飲此者

也他日怒姜公輔之諫唐安公主造塔而謂之指過求名雖以贄為之救解而怒猶未怠而罷公輔為左庶子是則致病之由良醫禁忌之而不從也昔蘇軾在元祐中嘗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其劄子云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試于醫手方多傳于古人若已經效于世間不必皆從于已出又曰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為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

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于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巳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重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能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針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之治可復臣既録贄之言而并及蘇軾之説焉

憲宗嘗從容問李絳曰諫官多謗訕朝政皆無事實朕欲摘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

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者人臣死生係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什無一二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而止

盩厔尉集賢校理白居易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上見而悅之召入翰林為學士上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進諫者猶往復數四況朕寡

昧自今事有違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

臣按古者諫無專官而後世有專官官以諫為名而不諫則可乎諫而不能切中時弊則遂無曠厥官乎然而緘口諫者無幾也諫而畢伸其說懷章欲上不為刪減其十之六七者無幾也故曰孜孜求諫猶懼其不至也况罪之乎古之采風詩聽謡祥凡以時事之得失係焉居易之樂府多所規諷流傳禁中憲宗見而悅之亦足令天下知朝廷不

以語言文字為諱也

穆宗見夏州觀察判官柳公權書跡愛之以公權為右拾遺翰林侍書學士上問公權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臣按古者工執藝以諫書亦藝也公權筆諫不愧于侍書矣

宣宗欲幸華清宮諫官論之甚切上為之止上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于理多屈意從之得大

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

臣按唐宣宗之焚香盥手讀大臣章疏得古天子齋戒受諫之遺意

宋太祖詔百官每五日内殿起居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不時上章無以觸諱為懼

臣按此宋太祖之所以求言者也至于太宗亦嘗詔羣臣欲面奏事者即時引對此宋初言路所以無壅更參之唐貞觀中以諫官隨三品以上入閣

議事之制庶幾忠言讜論日有所聞矣其後宋之子孫盖不能遵祖宗舊章臣僚非差遣合上殿者皆不得對亦有朝臣乞上殿敷奏邊事踰月不得報者何其慢也夫差遣上殿轉對之例洵有合于古之諸侯見天子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之意也以方面之臣天子數十百城之寄而臨行不得密邇天顔陳其所以治狀得請便宜及他有所建白不疑于輕視人民社稷也耶然則自府道以上受任

合當令其上殿轉對也

太宗詔求直言知睦州田錫上疏畧曰給事中不得其人左右補遺不得其職以致陛下有朝令夕改捨近謀遠之事又言時久升平天下混一故左取右奉致陛下以功業自多然臨御九年四方雖寧而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理又言聽用太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繁則依從者少自今凡有奏陳乞令大臣議而行

之毋使垂之空言示之寡信

臣按田錫之言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理所謂進言者皆曰已治已安也言之于太宗之時亦猶賈生之于漢文矣

仁宗景祐三年詔戒羣臣越職言事

康定元年除越職言事之禁

臣按仁宗為宋一代令主屬吕夷簡執政頗專權

用事如開封府范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私又為四論以獻譏切時弊夷簡因訴其越職言事離間君臣遂落職知饒州集賢校理余靖館閣校勘尹洙歐陽脩皆以直仲淹坐貶然則越職言事之禁出于公乎出于私乎抑禁之使于公乎便于私乎夫諫豈有常職必職言而後言則言之路隘矣必職言而後言必至于職言而亦不得言則言之路絶矣仁宗

尋以富弼言除其禁不遠之復也其斯以為仁宗也乎

臣又按仁宗自慶歷以後求直言增諫官大書屢書爛然史冊故其時衆正盈朝一二小人雖偶進而旋斥致治之盛近世亦罕焉故嘗謂唐太宗之納諫也勤于始而怠于終仁宗之納諫也厚于終以救其始必能終之為難則仁宗其優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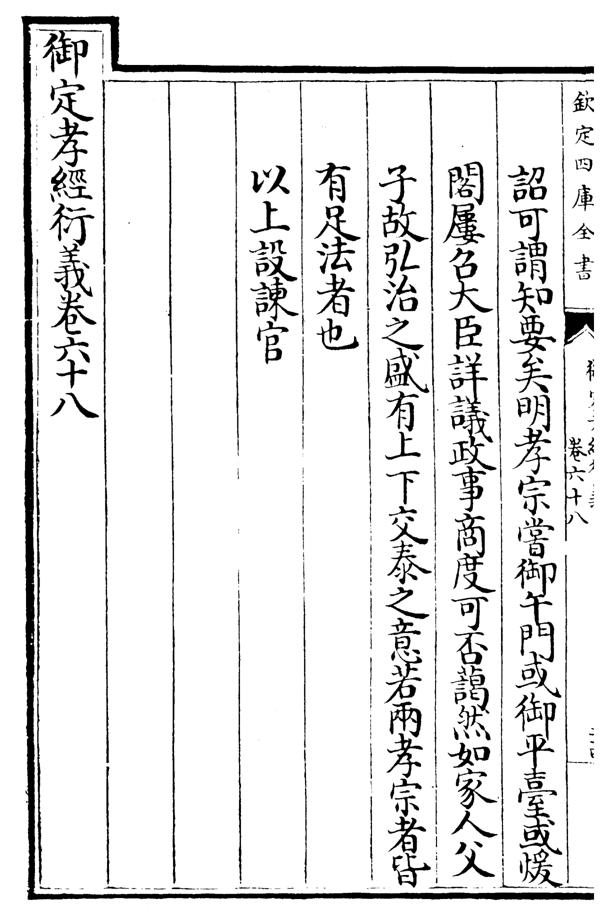
慶歷三年增置諫官以歐陽脩王素蔡襄知諫院余靖

為右正言襄喜言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乃上疏曰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脩等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為禦之之説其禦之不過有三曰好名好進彰君過爾願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脩每入對帝必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脩慮善人必不勝數為帝分别言之初范仲淹之貶饒州脩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羣邪目之曰黨人于是朋黨之論起脩

乃進朋黨論脩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奬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来

孝宗隆興二年詔輔臣晚對便殿詔曰朕每聽朝議政頃刻之際意有未盡自今執政大臣或有奏請宜于申末間入對便殿庶可坐論得盡所聞期躋于治

臣按輔臣經邦論道乃跼蹐于階前尺寸之地謀議于頃刻之間固無由盡所懷而舉其職也夫以輔臣之尊尚不得從容展對而况庶官乎孝宗之



詔可謂知要矣明孝宗嘗御午門或御平臺或煖

閣屢名大臣詳議政事商度可否藹然如家人父

子故弘治之盛有上下交泰之意若兩孝宗者皆

有足法者也

以上設諫官

御定孝經衍義卷六十八

御定孝經衍義卷六十九

天子之孝

正紀綱

臣按君臣父子夫婦謂之三綱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謂之六紀紀綱者人道之所以立也洪範之言彞倫攸敘是紀綱正也彞倫攸斁是紀綱壞也孝治之主惟此為慎通其義于萬事萬物

作為刑威慶賞辨賢否定功罪以統攝整齊之使民畏愛則象以麗于三綱六紀之中是乃所以肅肅悚悚者已然而網之有綱非人不舉絲之有紀非人不理故朱熹曰必人主之心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也夫惟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斯可謂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矣正紀綱所以廣敬也述正紀綱

書洪範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

威玉食

林之奇曰此三者人主之權勢所操以用夫三德者也此三者人君能自操持則威福在已名分謹嚴故能操縱予奪以用乎三德其或假乎臣下則權勢下移紀綱紊亂

臣按辟君也耑指天子而言自古疆藩世族竊威福之柄壞法亂紀覆轍相尋曰害曰凶經言明切蔡傳以為上言惟辟戒其權不可下移下言無有

戒其臣不可上僭臣則以為臣而上僭此孝經所謂為下而亂則刑者也若乃乾剛獨斷柄大阿古利劍名而馭天下豈么麼所得而闇干者哉其權必先下移而後其臣得而上僭洪範之陳峻為之防以杜漸消萌所以戒其君者為尤至云

禮記曲禮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

臣按王者父天母地是上天之子為天所命子養

下民薄海內外罔有不臣亦如天之無所不覆其
慶賞刑威亦如天之風雨露雷陽舒陰慘無所偏
廢者也天王天子君臨天下稱之內外皆以天自
處之義其自稱曰予一人亦非孤寡不穀之謂乾
綱獨斷威福自操故曰予一人
王制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
鄭康成注曰諸侯相與朝王之時考校禮義正定刑
法專一道德以尊崇天子不言樂者禮中兼之

臣按禮兼樂刑亦兼兵考正于來朝之時乃所以慎勅于歸國之後也德者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之德以孝為本者也諸侯來朝之時亦奉此教典教其民矣是一道德以同風俗之事也禮樂兵刑是天子所施用于人故以考校正定為義德是衆庶民之所共故言一也要之禮樂兵刑即洪範所謂威福德雖庶民之所共而正直剛克柔克有司其教化者也威福之柄不可以下移而教化

之權不可以旁落此古之帝王用此三者抑揚進退操縱予奪以馭其臣其臣亦得以保其家國者也

緇衣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禄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

臣按䟽此一節明慎賞罰之事言政令所以不行教化所以不成者由爵禄加于小人不足勸人為善刑罰加于無罪不足恥其為惡陳祥道曰爵禄

不足勸則輕爵以予人猶無益也故上不可以輕爵刑罰不足恥則褻刑以加物猶不足禁也故上不可以褻刑必也賞當功而罰蔽罪斯可謂正紀綱矣

周禮天官冢宰大宰之職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禄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

賈公彥釋曰司士云以德詔爵有賢乃受爵是馭之以貴也司士云以功詔禄禄所以富臣下故云以馭其富言語偶合于善有以賜予之故云以馭其幸有賢行則置之于位故云以馭其行生猶養也臣有大勲勞者使子孫享養之是福祐之道也故云以馭其福臣有大罪自殺奪其家資故云以馭其貧廢放也臣有大罪若不忍刑殺放之以遠故云以馭其罪臣有過矣非故為之者誅責也則以言語責讓之故云

以馭其過

臣按斧斤之柄人所秉執以起事今此八者王所秉執以率作興事故謂之八柄也析之則有八其實賞罰二者而已自五曰巳上皆是善事大善者在前小善者在後自六曰以下皆是惡事故大惡者在前小惡者在後君子之善善長而惡惡短故賞善五而罰惡三内史亦言此八柄之事而變誅言殺者見為惡不止則殺之矣欲使人臣知言語

之責讓即有刀鋸之刑在其後不敢不慎也

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臣按此即春秋之義例也禮樂征伐王者治天下之大法馭天下之大柄自天子出者采薇天保車攻吉日之事春秋以前也自諸侯出者召陵葵丘

城濮踐土之事莊僖之世也自大夫出者雞澤溴梁之事襄昭之世也陪臣執國命者南蒯陽虎之事定哀之世也然而事之來也以漸勢之極也以積春秋見微知著則謹始之道備焉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慎也王臣私交始于祭伯（隱公元年）大夫專兵始于無駭（二年）諸侯專征伐始于鄭人伐衛（二年）伐國取邑始于牟婁（四年）諸侯分黨會伐始于宋陳蔡衛伐鄭（四年）大夫會伐始于翬帥師（四年）圍而取之始

于長葛（五年）列國聘始于齊（七年）王聘始于凡伯（七年）參盟始于瓦屋（八年）會始于防（九年）來朝旅見始于滕薛（十有一年）侵始于侵宋（莊公十年）遷國始于遷宿（十年）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始于北杏（十有三年）専殺大夫始于曹（二十有六年）擅封國始于楚丘（僖公二年）王人盟始于翟泉（二十有九年）荅王聘聘伯國始于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三十年）外大夫帥師始于救江（文公三年）諸侯在而大夫自為盟始于盟陳袁僑（襄公三年）盟主而會

諸侯之大夫始于邢丘八年書盜始于鄭尉止十年諸侯失政始于書大夫盟十有六年諸侯無會同始于臯鼬定公四年諸侯復特盟始于鹹七年自鹹之盟而諸侯分散不復合矣何則諸侯可以合諸侯大夫不可合諸侯也大夫而合諸侯此南蒯陽虎之流所以尤而效之也雖然其不正之相乘非一日矣自天子而諸侯自諸侯而大夫自大夫而陪臣此又堂陛之等級也天子先自失其大法大柄而後諸侯

得以上僭至于諸侯則雖欲操之而弗失固之而常存而弗可久也其名之不正言之不順無以取服于人者矣故曰使周天子必無廢文武之法無過失之道諸侯雖大國孰敢慢使諸侯必無僭天子其大夫孰敢陵使大夫必無脅其君其陪臣孰敢叛所謂正已而物正者可不慎哉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司馬光曰天子之職莫大于禮禮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天子視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枝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枝葉之庇本根然後上下相係而國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職莫大于禮也文王序易以乾坤為首孔子繫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

賤位矣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諸侯尊王室王人雖微序于諸侯之上以是見聖人于君臣之際未嘗不惓惓也故曰禮莫大于分也夫禮辨貴賤序親疎裁羣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維也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存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衛辭邑而請繁纓孔子以為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則國家從之衛

君待孔子而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為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一日二日萬幾謂此類也故曰分莫大于名也嗚呼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紀綱散壊下陵上替諸侯專征大夫擅政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猶綿綿相屬者盖以周之子孫守其名分故也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于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先王之禮于斯盡矣

或者以為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彊盛雖欲勿許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晉雖彊苟不顧天下之誅而犯義侵禮則不請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請于天子而自立則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今請于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為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于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

臣按東遷以後王室既卑矣諸侯彊大夫僭記禮

者謹其失之之漸曰某事自某王始某事自某公始某事自某大夫始春秋之作先儒謂孔子之刑書臣以為即孔子之禮書也榮于華衮嚴于斧鉞一以為禮一以為刑故使夫肆越者斂戢覬望者消沮由夫尊君抑臣之義例大書特書使亂臣賊子知所顧畏而紀綱庶幾乎一振也獲麟以後更七十八年而後有命晉大夫為諸侯之事可以知當日之為君父者亦稍稍以空名制馭天下而紀

綱不至于盡廢矣如之何至威烈而自踰其短垣

也司馬光言天子之職莫大于禮此與晏子之對

景公惟禮可以已之同意實天下後世之龜鑑也

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

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

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

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

餒昔日趙攻鄄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

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羣臣聳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彊于天下

臣按烹阿封即墨之事赫然警動人之耳目于時齊國號稱大治此齊威霸畧也但其作用則蓄之以遲久而發之以振厲且未免于伺察鉤校而後得人之情于帝者之明目達聰王者之蕩平正直為不可同年語耳

獻帝時祕書監侍中荀悅作申鑒五篇奏之其大畧曰

為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偽亂俗私壊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善惡要乎功罪毁譽效于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偽以蕩衆心故俗無姦怪民無淫風是謂正俗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

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于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安居則寄之内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人主不妄賞非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

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

臣按四患五政者實國所與立而建威消萌之至計也使桓靈以前聞悅之言而早用之斯亦曲突徙薪預防失火也已竈囱

唐肅宗時平盧節度使王元志薨上遣中使往撫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為裨將殺元志之子推侯希逸為平盧軍使希逸之母懷玉

姑也故懷玉立之朝廷因以希逸為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司馬光曰夫民生有欲無主則亂是故聖人制禮以治之自天子諸侯至于卿大夫士庶人尊卑有分大小有倫若綱條之相維臂指之相使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是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將帥統藩維國之大事乃委一介之使徇行

伍之情無問賢不肖惟其所欲與者則授之自是之後積習為常君臣循守以為得策謂之姑息乃至偏裨士卒殺逐主帥亦不治其罪因以其任授之然則爵禄廢置殺生予奪皆不出于上而出于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且夫有國家者賞善而誅惡故為善者勸為惡者懲彼為人下而殺逐其上惡孰大焉乃使之擁旄鉞師長一方是賞之也賞以勸惡惡其何所不至乎書云遠乃猷詩云猷之不遠是用大諫孔子

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為天下之政而専事姑息其憂患可勝校乎迹其厲階肇于此矣

臣按藩鎮之禍有唐中葉以後國命以之終始說者以為唐之兵制三變每變而益甚府兵變為長征長征變而彍騎彍騎變而藩鎮兵革不休以有藩鎮也自李懐玉矦希逸之後偏裨末校皆得以擅廢置主將之權而唐之君臣相與姑息而容忍之過于慈母之字驕子其間僅有一有志戡亂之

憲宗而卒未能削株掘根盡殲若屬克復神堯之宇致使芽蘖隱伏滋蔓難圖自古彊臣叛將之得志未有甚于唐者也使肅宗復國之後欲盡收天下之兵聚于京師而盡釋諸將之兵柄其勢固有所不能而節鉞之命必出自朝廷則易易也試以軍情言之彼李懷玉一人亦未必盡得平盧一軍之心也茍所遣往撫將士者非中使而方畧大臣也必能斬懷玉布逆以徇于平盧且以傳示于諸

軍能不為之股慄乎設有不然亦不過六師移之檄諸軍使脩方伯連帥之職而已不知何憚而不為此乃因而立之倒持太阿秉其末以自劇也夫使為偏裨者人人自以為大將為主帥者慮無不帝制自為如此乎覆奪相尋而不已則非復文告之可以懐柔禮法之可以抑制者矣故二百年之不靖皆肅宗之姑息偷安者釀成之而下替上陵之勢日甚一日而所謂同惡相濟者林立環伺則

剪除尤難而籌國者徒區區于惜勞與費彌更因循無怪乎神尭以一旅取天下而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也此肅宗不振其紀綱之過也

宋太祖建隆三年以趙普為樞密使

吳廷祚罷以普代之宋主嘗謂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闘戰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普對曰此無他方鎮大重君弱臣彊而已今欲治之

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宋主曰卿勿復言吾已喻矣

朱熹曰趙韓王佐太祖區處天下收藩鎮之權立國家二百年之安豈不是仁者之功

臣按自唐之威靈不振于河北延及五季三綱五常之義蕩然無復有存焉者矣宋祖之與韓王發慮不待言終宜其爾也原夫古之一同之地不逮今之一縣小者半之有方伯連帥以相率屬也而

又有天子之老監于其國方物則貢之天子賢能則獻之天子其田賦才足以供給常事而已雖有不臣之心固未可以令之一縣之錢糧兵馬而抗衡于天下之富彊者也且夫大小相維中外相制則所以綱紀四方者又極整齊嚴肅而未可以憑陵越軼者矣唐之府兵再變而為方鎮說者皆以方鎮比于古之建侯其實相懸殊甚一鎮之地兼古之數十百諸侯子之以富彊之藉矣其取精用

物足以威福玉食而無所顧憚以是驅率其屬而樂爲之死及有事而會諸道之師又非古之方伯連帥也而欲臂指使之不亦難哉向使元和間盡如烏重胤横海一州之處置則百餘年間戰鬬息而生民少休雖中主亦足以循法制而守宗祊矣然而唐憲宗之君臣不能而宋太祖之君臣能之者非必否泰剥復之數使然也夫亦中葉之主因循積習而維新之世具舉畢張者歟

孝宗淳熙十五年朱熹投匭進封事凡六事其三振舉紀綱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為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于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于下也何謂綱紀辯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為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

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己于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
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
無所闕也綱紀既振則天下之人且將各自矜奮更相
勸勉以去惡而從善盖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于其身
而禮義之風廉恥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于
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
下之俗遂至于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唯阿諛
軟熟奔競交結之為務一有端言正色于其間則羣譏

衆排必使無所容于斯世而後已苟非斷自聖志洗濯其心而有以警勅之使大小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以振已頹之綱紀而厲已壞之風俗乎至于所謂其本在于正心術以立紀綱者復為陛下畢其說焉夫所謂綱者猶網之有綱也所謂紀者猶絲之有紀也網無綱則不能以自張絲無紀則不能以自理故一家則有一家之綱紀一國則有一國之綱紀若乃鄉總于縣縣總于州州總于諸路諸路總于臺省臺省

總于宰相而宰相兼統衆職以與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則天下之綱紀也然而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綱紀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可得而正也

臣按逸王未嘗無賞罰而興朝獨能為勸懲其章服刑憲未之有改也此固由于擇術之有偏正任人之有賢否而公私之異向背之殊朱熹之所反

覆開陳于宋主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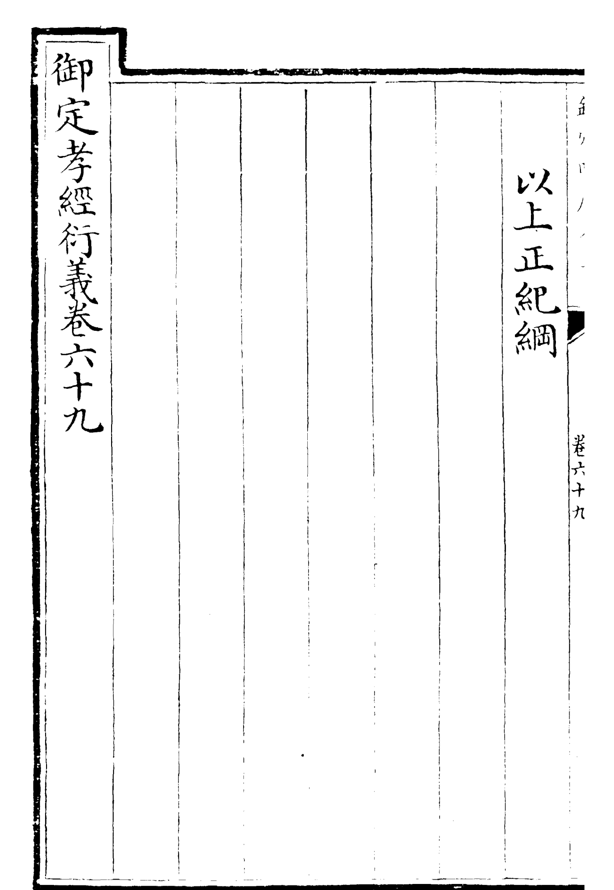
金世宗嘗謂宰相曰帝王之政固以寛慈為徳然梁武帝專務寛慈以致綱紀大壊朕嘗思之賞罰不濫即是寛政

臣按寛慈者書所謂好生之徳易所謂體仁足以長人詩之所謂豈弟君子者也天地以之覆載生成帝王以之休息長養故論語曰居上不寛吾何以觀之哉大學傳曰慈者所以使衆也然而寛慈

是德紀綱是政爵人于朝刑人于市自是紀綱與衆共之與衆棄之寛慈在其中矣梁武他勿具論祇如納叛賊侯景而寵之以高爵獨不思天下之惡一也在當時則絶隣好在他日則禍自及非平日姑息細務煦煦然者所得而掩蓋也金世宗之論似矣然而紀綱者是一定不可移易之處非可借火烈水弱之相濟與夫一張一弛之喻所得而進退其間者又不可以不辨也

元世祖命許衡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

臣按進賢退不肖固是大臣之職然不過剖别忠邪使人主不惑于用舍至于予奪廢置雖人主猶曰天之所以命有德討有罪云爾然以許衡之賢舉能其官夫豈有所不可而云然者私門市恩後將以為口實衡蓋不欲使國有紀綱自我而壞也



以上正紀綱

御定孝經衍義卷六十九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錄監生臣許祖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七十 七十一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御定孝經衍義卷七十

天子之孝

别賢否

臣按陰陽消長成否泰賢奸消長成治亂欲親賢而遠奸非必古之帝王也然而佞似忠詐似信不察其然則忠被謗信見疑反易謬亂皆失其真中庸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人固不易知也堯欽

舜恭而後能文思濬哲賢否之在前若薰蕕之臭味淄澠之黑白豈有不能辯者哉公孤卿貳皆所以致其敬誅殛放流適成其不敢慢而已述別賢否

易泰卦名彖傳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朱熹曰易之隂陽以天地自然之氣論之則不可相

无以君子小人之象言之則聖人之意未嘗不欲天下之盡為君子而无小人也人多言君子小人嘗相半不可大治急迫之却為害不然如舜湯舉臯陶伊尹不仁者遠自是小人皆不敢為非被君子夾持皆革面耳

否卦名象傳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

道憂也

臣按宋李舜臣以為天人有相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運特在人所以制之者何如耳否之世雖則小人道長君子道憂然所以消小人長君子亦必有道矣泰之初三陽在下君子連類而進之象否之初三陰在下小人連類而進之象其為抜茅茹以其彚則同所謂反其類也君子難進故聖人勉之以征小人進而為邪故聖人戒之以貞此正休

否之大人所以别賢否慎舉錯傾出其否以馴致于泰交志同者也

同人卦名象傳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辯物

程頤傳曰君子觀于同志之象而以類族辯物若君子小人之黨善惡是非之理物情之離合事理之同異君子能辯明之故處物不失其方也

大有卦名象傳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程頤傳曰君子享大有之盛當代天工治養庶類治衆之道在遏惡揚善而已惡懲善勸所以順天命而安羣生也

臣按同人大有二卦皆有辯別賢否之象所以然者天覆無私離火均照然而同人曰天與火是但言其性之同九五君位正應爲三四所隔至於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故止於類而辯大有曰火在天上是爲無所不照六五柔中居尊虛已應

賢交之以孚濟之以威實能命徳討罪故極於遏而揚夫以同人之五之剛而繫應止於一人則此言其道之未廣以大有之五之柔而愛人惡人有以極仁者之勇何哉無私故也均照故也

解卦名九二田獲三狐得黄矢貞吉

程頤傳曰田者去害之事狐者邪媚之獸三狐指卦之三陰時之小人也獲謂能變化除去之如田之獲狐也獲之則得中直之道乃貞正而吉也黄中色矢

直物黄矢謂中直也羣邪不去君心一入則中直之道無由矣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程頤傳曰六五居尊位為解之主人君之解也以君子道言之君子所親比者必君子也所解去必小人也故君子維有解則吉也小人去則君子進矣吉孰大焉有孚者世云見驗也可驗之于小人小人之黨去則是君子能有解也小人去則君子自進正道自

行天下不足治也

臣按解難之散也然小人不去則天下之險難無自而平極小人之惡則有如鷙隼之悖逆竊據窮小人之奸則必如媚狐之妖邪隱伏而其黨與則必如拇指之相為附麗質言之則以負乘之小人所以致戎而起禍也于斯時也國有人焉中直守正如九二藏器待時如上六用以解去小人無不獲矣又按邱富國曰小人者難之根然則小人去

而天下之蹇難自解矣故本義以為君子有解以小人之退為驗也

夬卦名揚于王庭去四凶誅三監聲其罪于公朝孚號誠信以呼號也有厲心危厲也告自邑先自治也不利即戎不尚威武利有攸往

胡炳文曰夬以五陽去一陰亦易易爾而彖為危懼警戒之詞不一蓋必揚于王庭使小人之罪明以至誠呼號其衆使君子之類合不可以小人之衰而遂安肆也有危道焉不可以君子之衆而事威武也有

自治之道焉必如是乃利有攸往復利往往為臨陽二之卦為泰三陽之卦為夬也夬利往往則為乾也聖人彖復其辭平彖夬其辭危盖陰之勢雖微蔓或可滋窮或為敵君子固無時不戒懼尤不可于小人道衰之時忘戒懼也聖人為君子謀至矣於剝見剝一陽之易於夬見夬一陰之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難退易進故也為君子者安可以易心處之也哉

臣按五為大君之位初二三四皆在朝之君子也

同心以決去一小人似乎易矣然而初九則戒其壯往九二則戒之惕號九三則戒其見于面目九四則戒其不能聰聽如此其慎重而不敢輕為者五為決陰之主而切近上六之陰心有所比特以義之不可而去之夫子象傳所以復盡其意曰中未光也盖事雖正而有所繫吝則雖今日自夬而乾安知他日不自乾而姤乎此衆君子之於一陰既去之後尚當以君德清明君身強固為淟頋也

此又夫子小象之微意也

姤

姤卦名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程頤傳曰姤陰始生而將長之卦一陰生則長而漸盛陰長則陽消小人道長也制之當於其微而未盛之時柅止車之物金為之堅強之至也止之以金柅而又繫之止之固也固止使不得進則陽剛貞正之道吉也使之進往則漸盛而害于陽是見凶也羸豕孚蹢躅聖人重為之戒言陰雖甚微不可忽也豕陰

躁之物故以為況羸弱之豕雖未能強猛其中心在乎蹢躅蹢躅跳蹢也陰微而在下可謂羸矣然其中心常在乎消陽也君子小人異道小人雖微弱之時未嘗無害君子之心防于微則無能為矣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李舜臣曰姤所制在一陰爻中豕魚瓜皆象陰也杞叢生性堅而壽瓜蓏柔而不正附麗而生易以滋蔓小人之性初六之才也九五包制之有杞包瓜象陽

明之謂章易遇陰中陽皆曰含章

臣按姤之九五即乾之雲龍風虎之聖人也姤之初九本乾之龍德而隐之君子也一變而為陰則以確乎不可拔之潛龍而為繫于金柅而防中心躑躅之羸豕此先儒所謂一小人之進局面頓更事體大異者也為九五者至於包瓜含章轉姤為復則陽長陰消煥然一萬物作睹之氣象矣有隕自天之義諸儒皆以造化言之獨程傳以為天祐

生賢佐如高宗感於夢寐文王遇于漁釣要之世有傳說呂望其人則為出潛離隱之見龍而躑躅之豕亦將馴擾而無能為矣此所以能迴造化也

兌卦名九五孚于剝有厲

程頤傳曰九五得尊位而處中正盡說道之善矣而聖人復設有厲之戒盖堯舜之盛未嘗無戒也戒所當戒而已雖聖賢在上天下未嘗無小人然不敢肆其惡也聖人亦說其能勉而革面也彼小人者未嘗

不知聖賢之可悅也如四凶處堯朝隱惡而順命是也聖人非不知其終惡也取其畏罪而強仁耳五若誠信小人之假善為實善而不知其色藏則危道也小人者備之不至則害于善以五在說之時而密比于上六故為之戒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說之感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

臣按說之感人寖為可懼以其所以引人說者必佞而似忠詐而似信夫子于上六之引兌而曰未

光正以其說人者包藏禍心乃不可測況兌為口舌是巧言之象兌為少女亦令色之象故聖人之畏之也如毒藥猛獸未嘗少假之以狎昵之私也上下五爻皆言兌獨於九五言剝者繫辭曰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兌秋之終則九月為剝矣兌之極未有不至于剝者此又以天道驗之人事易之所以為君子謀也

書立政（周書篇名）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憸利佞人）不訓于德是

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
我國家
呂祖謙曰人主惟以別白君子小人為職國之興亡常
必由之此篇反覆于君子小人之際有旨哉文武有庶
常吉士公復以其惟吉士望王名公之歌詩王多吉士
亦至于再穆王命伯冏吉士猶在口也是以周家祖父
所傳師保所訓子孫所守惟在吉士一代治體可識矣
憸人者吉士之反周之家法所嚴惡斥絕者也

臣按憸人者傾巧辯給之人謂其不順于德者猶經言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于善而皆在於凶德也故說命爵罔及惡德先儒訓曰惡德猶凶德也人君當用吉士凶德之人雖有過人之才爵亦不可及吉士而謂之常者天地間止此經常之理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所謂常者猶經言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也所用在此而所舍在彼所以保國乂民

者無他道矣成王惟能用周公之所戒故卷阿之詩稱藹藹王多吉士而既醉之詩以為昭明有融永錫爾類則其光顯厥世為何如也

冏命周書篇名穆王命其臣名伯冏者為太僕正此其策書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

陳大猷曰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就太僕職掌而言盖

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

復王之答報逆下之敷奏君之起居號令皆與有職

焉

惟予一人無良實頼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

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

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蔡沈傳曰大正太僕正也周禮太僕下大夫也羣僕

謂祭僕隷僕戎僕齊僕之類或曰周禮下大夫不得

為正漢孔氏以為太御中大夫蓋周禮太御𡨋長下又有羣僕與此謂正于羣僕者合且與君同車𡨋為親近也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廸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呂祖謙曰後世近習更相表裏鮮不以利合捨人才而論貨賄近習之通弊也自盤庚總貨寶之戒至此復見之成湯文武之隆未數數以貨防其臣也其商周之衰乎

臣按左傳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周卿士作祈招之詩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祭公方諫遊故指司馬官而言此逸詩以止王心呂祖謙以為穆王望伯冏者深且長此心不繼造父趙氏之祖善御為

御周遊天下道其侈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臣以為冏命或出於祭公謀父之徒因策命之辭以箴王闕盖御者與君同車最為親近故又以戒伯冏也

詩大雅卷阿篇名卷曲也阿大陵也其五章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孔穎達疏曰馮者可以委仗翼者可以輔助馮重于翼故先馮後翼孝者德之本故亦先孝後德

謝枋得曰求賢不取非常之才而止曰有孝有德何也曰孝于親者必忠于君取其孝正取其忠也唐虞以上取人以德無才德之分皐陶謨九德皆才也舜舉八元八凱之才皆德也有德則才在其中矣

臣按孝德即所云吉士吉人也陳櫟曰孝者百行之原也既有孝德其為吉德莫大焉故反是則謂之凶德矣知人固不易而知之以其孝德則未始不易也

瞻卬篇名其三章曰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朱熹集傳曰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婦人與奄人耳豈可近哉上文但言婦人之禍末句兼以奄人為言蓋二者常相倚而為奸不可不并以為戒也歐陽公常言宦者之禍甚於女寵其言尤為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臣按歐陽修之言曰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女色之惑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

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去也孔穎達曰奄人防守門閤親近人主常以其少小貫習朝夕給使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且其人久處宮掖頗曉舊章常近牀第探知主意或乃色和貌厚挾術懐奸或乃捷對敏才飾巧亂實于是邪正並行情貌相越遂能迷罔視聽因惑人主謂其智足適時忠能輔國信而使之親而任之國之滅亡多由于此合二説觀之可畏甚矣

大學傳十章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娼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臣按自古有天下國家者用君子未嘗不興用小人未嘗不亡葢好善惡惡厥有恒性順人之性所

以致治拂人之性所以致亂惟仁人能愛惡人則親君子遠小人而天下後世頼其利好人所惡惡人所好則親小人遠君子而禍且及其身引秦誓見君子小人之分也仁人用舍能盡其道者也舉不先退不遠用舍之不盡其道者也拂人之性用舍之失其道者之甚者也傳者之意全在決去小人以為登進君子之地也

漢元帝時石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

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耶石耶五鹿客耶印何纍纍綬若若耶顯内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以間己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後果有上書告顯顓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

賊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衆任天下之怨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宫埽除之役死無所恨惟陛下哀憐財裁同擇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為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及賂遺訾一萬萬初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已以諫大夫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于是或稱顯以為不妬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

臣按石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其術可謂工矣彼趙高之說二世天子之所以貴者稱朕固不聞聲羣臣莫能見其面居禁中決事苟非天下之至愚未有從而信之者也如顯之請使詔吏開門故投夜還既殺望之更薦貢禹其于譖愬甚矣哉非必闇且暴如二世也非知德之奥知言之要其不為漢元者鮮矣臣因是嘆後世之君子其不若古之聖賢者多而後世之小人其為過於

古之奸回者遠矣

桓帝永康元年六月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二府禁錮終身

靈帝建寧二年冬復治鉤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

司馬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而欲以

口舌救之藏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士類殲滅不亦悲乎

臣按朋黨之説起於此彼小人者豈足復道哉夫諸君子蓋亦未可深咎也司馬光悲其不能囊括避禍要亦春秋責備賢者之辭夫至于身雖廢錮而高節令名希之者惟恐不及死徙相望而更以不與為恥豈非天理民彝之不容泯滅而諸君子之自反而縮其浩然之氣充塞天地哉唐自李德

裕宗閔各以其聲援相傾軋而人主患之至謂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宋之黨禁成于熈豐小人之遺孽至于指斥天下之大賢君子以為之魁而立黨人碑于端禮門其南也則又有道學之禁久而始解臣獨異夫君子之於君子必有針芥磁石引針琥珀拾芥之投也如之何有洛蜀之不相能君子之于小人判然薫蕕之别也如之何欲調停而與共事此其咎固不在小人而在夫用小人之人矣然

自唐宋以來名臣達士先後或著書立說或奏疏或面陳要在于反覆開道如李絳之言則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人臣為朋黨故小人譖君子必曰朋黨何則朋黨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故也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耶裴度之言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為徒謂之同德小人為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内實懸殊在聖

主辯其所為邪正耳德裕亦言致理之要在于辯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辯之甚難蘇轍之言曰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踈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争一争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汙之則引退也司馬光之言曰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

得勢則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事也實小人譽其所好毁其所惡其處心也私其指事也誣公且實者謂之正直私且誣者謂之朋黨在人主所以辯之耳是數君子者之用意勤矣不若歐陽修朋黨論之善于立言也修之論曰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辯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謂小人無朋唯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踈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恒當退小人之僞

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善哉論乎

唐太宗時魏徵上疏曰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疎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疎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況内懷奸宄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茍不害於正道斯可略矣既謂之君子而復

疑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

臣按小人未嘗無才君子不能無過委政治於君子而訪得失于小人豈任賢勿貳之謂乎以太宗之賢而猶以疎君子狎小人為規以貞觀之全盛而猶以危亡之期未可保為懼斯以見徵之盡忠為日中豐蔀易豐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蔀障蔽也之憂而有唐之子孫亦可以永終知敝有所法戒矣而天寶以後

小人宦官參決機務掌握兵柄蟊賊内訌威福下移始于明皇循于肅代固于德極于昭國命以之終始昔憲宗盖嘗問宰相明皇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明皇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係非輕司馬光曰太宗鑒前世之弊深抑宦官無得過四品明皇始隳舊章是崇是長晚節令高力士省決章奏乃至進退將相時與之

議自太子王公皆畏之宦官自此熾矣易曰履霜

堅冰陰始凝也有國家者其惟慎厥始哉

范祖禹曰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謂才者君子之才也後世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高陽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為才其所以謂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高辛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為才其所以謂才者曰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周公制禮作樂孔子以為才然則古之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辯給

以禦人詭詐以用兵僻邪險詖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于世也在易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未濟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王者創業垂統敷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世也豈以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與

臣按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皆德之目而上古不謂之德人而謂之才子四凶如鯀恃才悻直而列于不才子之中周公制禮作樂

而自謂多才多藝孔子不以太公之鷹揚爕伐為才而稱周公之才然則聖賢之微旨有可得而窺者矣君子之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者也古者君子之仕也入為卿士出為將率者也古者君子之學也藝則善射御舞則習干戚者也天下而無事則已天下不幸而有事惟君子為能已之而有餘至于小人者庸或有才而不能見利思義見危授命此其不可恃為緩急審矣用人者可不以是為

鑒戒乎

以上別賢否

御定孝經衍義卷七十